

南北葉門統一之研析

吳劍燮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編譯出版組組長)

一、前言

在長久分離之後，南葉門與北葉門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二日正式宣佈兩國統一，成為一新的葉門共和國，這是在國際間注視東德與西德統一問題時，罕為人注意的一項兩國統一行動。到底南、北葉門之間統一的歷史背景為何？統一的進程為何？其統一有那些困難？有何值得我國借鏡之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加以深入的探討。

二、歷史背景

葉門阿拉伯共和國（北葉門，Yemen Arab Republic, YAR）人口約有一千萬，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南葉門，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DRY）約有兩百五十餘萬，兩國的主要人種都是阿拉伯人，說阿拉伯語，居民的主要宗教信仰為回教。北葉門土地面積有十九萬五千平方公里，南葉門則有三十三萬七千平方公里。^①

在地理上，南、北葉門地處阿拉伯半島西南端，共同控制紅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海上交通，是歐洲、北非、亞洲之間的重要，尤其是非洲和印度之間通商的必經之地。因此成為各大帝國的爭奪目標。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打通之後，地理位置更形重要，為此也引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覬覦。

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地區在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前，曾經發展出基督教和猶太教的社區，但是在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後，整個阿拉伯半島成為回教的勢力範圍。但是當回教勢力逐漸沒落之後，土耳其人的勢力也逐漸壯大，取代了阿拉伯帝國的地位，

註① Arthur S. Banks (ed.),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USA Publicat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89, pp. 695, 699.

成爲一個地跨歐、亞、非的鄂圖曼帝國。自第十六世紀開始，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地區也盡入鄂圖曼帝國的版圖之內。^②

近代南、北葉門的正式分離開始於一八三九年，在該年，大英帝國的武力奪取並控制了南葉門的亞丁港（Aden）地區，並由英屬印度統治該地。一九三七年，大英帝國的殖民公署更直接管轄這一殖民地。^③至一九六七年南葉門獨立成爲南葉門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South Yemen）爲止，這一國家爭取獨立的過程並不是很順利。首先，雖然南葉門的亞丁港是一個很繁榮、很現代化的都市地區，但是在較內陸的地方却由一些傳統部落的首長所控制，雙方都格格不入。其次，有兩個民族陣線互相以激烈、暴力手段爭奪政權，一爲埃及總統納瑟所支持的被佔領南葉門解放陣線（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Occupied South Yemen, FLOSY），一爲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兩派的傾軋，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埃及落敗，停止對被佔領南葉門解放陣線的支持，方使民族解放陣線有勝利的機會。^④南葉門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獨立。一九六九年，民族解放陣線的激進派掌權，並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將國名更改爲南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爲阿拉伯世界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國家。^⑤

北葉門的發展則採一不同的軌跡。土耳其人對北葉門的統治一直持續到一九一八年，在該年，鄂圖曼帝國將該地區的統治權交給傳統部落社會的精神領袖亞赫雅（Iman Yahya），他不但強化對北葉門的統治，也宣稱對南葉門的所有權。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由埃及支持的共和軍（Republican）推翻了最後一任的皇族統治，並控制了首都沙那市及周圍地區，建立葉門阿拉伯共和國。^⑥但北葉門的皇族勢力（Royalist）北竄，並受到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紹德（King Saud）的大力支持，和埃及總統納瑟所支持的共和軍相對抗。這內戰和埃、沙之間戰爭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三年的中期，才由美國介入，達成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停火協議。但是這協議，以及其後的數次協議，並沒有真爲兩國及交戰雙方所遵守。^⑦

真正改變北葉門混亂狀態的時刻是一九六七年的以、阿六日戰爭，在這次戰爭之中，阿拉伯聯軍遭受空前未有的慘敗，埃及總統納瑟受到嚴重打擊。在該年八月至九月，納瑟與紹德國王在蘇丹首都喀圖木（Khartoum）舉行會談，雙方同意終止對葉門內政的干涉，讓葉門自行解決內爭，埃及軍隊撤出阿拉伯半島南端，沙國也停止對部落勢力的財政支援。但是當埃

註②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Leaders Yearbook*, Gale Research Company, Book Tower, Detroit, 1988, p. 1274.

註③ 同註②，p. 1279.

註④ Robert W. Stookey, *South Yemen, A Marxist Republic in Arabia*,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2, pp. 63-4.

註⑤ 同註③，p. 1279.

註⑥ 同註③，p. 1274.

註⑦ Robert W. Stookey, *Yemen, The Politics of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8, pp. 232-8.

及軍隊一撤出阿拉伯半島，埃及所支持的較激進之共和軍馬上被一些較溫和的將領推翻，由他們領導抵抗皇族勢力對首都沙那市(Sanaa)的武力包圍。一九六八年包圍解除，共和軍和部落皇族勢力展開和解談判，雙方逐漸達成協議。一九七〇年夏天，沙烏地阿拉伯終於承認共和政權，兩國建立外交關係。而沙國如此做的最大原因，便是因為南葉門的激進革命份子掌權，因此想要與北葉門改善關係以孤立南葉門，並避免南、北葉門的激進份子相結合，形成對半島上保守皇族勢力的最大威脅。由於沙國居間斡旋於共和軍與皇族勢力之間，讓雙方的談判能很快的達成妥協，皇族勢力也收編進政府之中。^⑧

三、統一之談判經過

從歷史上來看，目前葉門這個地區幾乎從未被當作一個單一行政單位統治過。這個地區遍佈山地與沙漠，交通不太便利，因此這個廣大的半島南部要合成一個單一的行政實體原本就是很困難的事。而且傳統上，各地方的部落勢力還是很強大，加上宗教上遜尼派和什葉派與部落的勢力相結合，靠南方濱海地區的城市屬於遜尼派的夏非依(Shafi'i)部落的勢力範圍，受到西方勢力侵入的深遠影響，而北方沙漠與山地則是什葉派查依地(Zaidi)的勢力範圍，還是相當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出單一國家所必備的合法基礎與意識形態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尤其英國在一八三九年以後對南葉門的殖民統治，更確立南北葉門的政治分立。

但是由於兩葉門共同的語言和歷史文化背景，共同祖先，以及南、北雙方的貿易往來，都足以形成一個統一葉門的民族意識。^⑨當鄂圖曼帝國瓦解，查依地部落的精神領袖接掌北葉門時，便不斷宣稱對英國統治下的南葉門地區的主權。^⑩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六〇年代，在埃及總統納瑟的泛阿拉伯主義大旗之下，許多葉門人對統一之目標深信不移，認為只要掃除傳統、落伍、部落、暴政式的查依地統治和英國的殖民主義，南、北葉門統成一個單一國家便可水到渠成。^⑪但是一九六二年北葉門的皇族勢力被推翻，一九六七年英國勢力離開南葉門之後，由於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兩國國內的紛爭擾攘，使得兩國各自疲於國內的政治鬥爭，無暇談論統一的事務。

誠然，近代南、北葉門的發展朝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南葉門是阿拉伯世界最激進的國家之一，也是阿伯世界唯一的馬克

註⑧ 同註⑦，pp. 238-46.

註⑨ F. Gregory Gause III, "Yemeni Unity: Past and Future,"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2, no. 1, Winter 1988, pp. 34-5.

註⑩ 同註⑨，p. 1274.

註⑪ 同註⑨，p. 35.

思主義國家，而北葉門的政府係根據回教的教義建國，並以回教的宗教法（Sharia）為所有法律之法源，所以基本上仍然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國家。^⑫但即便如此，雙方對於葉門這個概念仍有相當程度的共識，認為葉門是一個國家，在未來應該致力於兩國的統一。例如北葉門在亞赫雅時代便不斷宣稱葉門應該統一，而且北葉門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通過的憲法之中更明白告示致力於葉門的團結與統一，而且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是所有葉門人民的神聖使命。^⑬

第一次南、北葉門正式討論統一的問題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在此之前，因為兩國各自庇護對方的戰敗者，例如在南方已經無法立足的部落勢力逃入北葉門，而北葉門激進的勢力被溫和派擊敗之後便逃向南葉門，使得南、北雙方關係非常緊張，在一九七二年九月，雙方的衝突竟演變為一場戰爭。戰後，北葉門的首相阿義尼（Mushin al-Ayni）為了進一步消除各種衝突，提議兩葉門的統一。於是在阿拉伯聯盟的監護之下，阿義尼和南葉門首相默罕莫德（Ali Nasir Muhammad）於開羅舉行會談，並且在十月廿八日簽署協議，在一年之內，以民主共和形式的政府為基礎，促成兩葉門的統一。^⑭在十一月時，兩國總統也舉行會談，重申兩葉門統一的願望與承諾，並同意統一後的葉門以回教立國，以宗教法為立法的主要來源，且統一的葉門將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⑮

但是這次的統一計畫並沒有成功，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南葉門的馬克思主義政權根本就沒有考慮要開放選舉，因為這會削弱本身的統治權。二是北葉門的許多保守及部落勢力對於和一個無神論的共黨政權統一感到相當不安而群起反對。三是堅決反共的沙烏地阿拉伯明白表示反對兩葉門的統一，並切斷對北葉門政府的財政支援，且資助所有反對統一以及北葉門政府的部落勢力，使得這一回合的統一努力完全落空。^⑯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兩葉門之間不斷有雙方協調合作之行爲，而且沒有放棄統一之議，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北葉門的總統在訪問南葉門的前夕遭到暗殺，而南葉門的總統在次年也在一次軍事政變之中遭到推翻的命運，之後北葉門的總統繼承人也遭暗殺，使得統一之談判無法進行。^⑰更有甚者，南葉門的新領袖對北葉門採取較激進的政策，並支持北葉門激進的國家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雙方敵意不斷升高，導致一九七九年二月的邊界戰爭，而這幾乎是

註⑫ 同註⑦，p. 255.

註⑬ 同註⑦，p. 257.

註⑭ 同註⑨，p. 37.

註⑮ 同註⑨，p. 38.

註⑯ 同註⑨，pp. 38-9.

註⑰ 同註⑨，p. 40.

一九七二年衝突的翻版。^⑱

這回戰爭，由於伊拉克和敘利亞雙方都希望阿拉伯國家能保持團結，以對抗大衛營協定之後的埃及和美國，因此對兩葉門施加壓力，促成和解。在阿拉伯國家的調停之下，北葉門的總統沙立赫（Ali Abdalla Salih）和南葉門的總統伊斯馬義爾（Abd al-Fattah Ismail）在科威特舉行高峰會議。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底召開的這次高峰會議中，雙方都重申要履行一九七二年的統一協議，兩國也組織統一委員會，數度集會，討論兩國的統一事務。但是很明顯的，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室與北葉門的部落酋長們對沙立赫和激進的南葉門交往感到不安，使得統一的進程抹上一層陰影。在一九七九年年中期，北葉門的部落酋長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持下成立伊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公開反對兩葉門的統一。^⑲沙烏地阿拉伯同時也停止對北葉門政府的財政支援，北葉門政府立即陷入困境，沙立赫不得不減緩對統一的進度，並對北葉門激進的國家民主陣線採鎮壓的政策。次年四月，南葉門的領導者也易人，伊斯馬義爾由較為溫和的默罕莫德（Ali Nasir Muhammad）所取代，新領袖對北葉門採取較合作的態度，也與蘇聯保持較遠的距離。^⑳

在一九七九年高峰會議之後，兩葉門組織幾個不同的統一委員會，經常集會協商統一事宜。但此時的雙邊會談大多集中在非政治的層面，例如經濟合作、文化交換、及保持雙方接觸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時雙方達成協議，成立由雙方首領組成的葉門會議（Yemen Council）以及由部長組成的部長聯席會議（Joint Ministerial Council），促成雙方的整合。^㉑但是這幾年之間的統一努力却因為南葉門國內的派系武力鬥爭而沒有真正的達成統一。

南、北葉門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相互合作方面，經濟方面是最重要的部份。這類的合作關係不止限於石油資源的聯合探勘開採，也包括冶金和水產業的合作，和雙方水陸運輸和旅遊事業的合作。一九八八年底，南、北葉門的領袖會晤之後雙方簽訂協定，雙方居民可以持身份證件自由南北往來，這促進了雙方的經貿文化交流，且有利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底南、北葉門內閣聯席會議集會，對協調雙方財務、貨幣、債務等都有重要的決定。雙方為解決物資供應的困擾，也決定以聯合進口的方式加以解決。^㉒

促成一九九〇年統一之舉有兩大關鍵，第一方面是石油蘊藏的發現。一九八四年，美國一家石油公司在北葉門發現石油

註⑱ 同註⑥，p. 40.

註⑲ 同註⑥，pp. 41-2.

註⑳ 同註①，p. 700.

註㉑ 同註①，p. 697.

註㉒ 人民日報（北平），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第七版。

蘊藏，三年之後蘇聯在南葉門也發現三處油田，而且油的品質很好，量也够多，據估計蘊藏量可能達到十億桶之多，²³這對經濟情況很糟的南、北葉門來說是一項很令人鼓舞的消息，因為北葉門可以確定在統一之後擺脫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財政依賴，也不用擔心沙烏地阿拉伯藉財政的威脅對葉門的內政加以干涉。

第二方面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大轉變。在戈巴契夫上台之後，對外推行開放性的外交政策，而且因為本國經濟情況的惡化，再也無力對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大量資助。南葉門是亞洲地區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一直接受蘇聯大量的援助，至一九八五年為止，南葉門積欠蘇聯的債款就高達五億五千萬美元，尤其是一九八六年一月的內鬥，就造成一億四千多萬美元的損失，²⁴這對日見拮据的蘇聯經濟而言，顯然無法支付這項很沉重的負擔，南葉門必須考慮其它的方式來改變本身的經濟情況。尤其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底以來的東歐劇烈變革，對南葉門的馬克思主義執政者也產生很重大的震撼，因此國際關係結構的變化迫使南葉門隨着國際潮流改變。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南葉門便開始一連串的變革，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開放言論自由與政黨競爭，承諾公開的選舉，釋放政治犯，甚至公開拆除馬克思與列寧的銅像等，毫不猶豫地拋棄無產階級一黨專政，儼然是繼東歐國家之後的另一個民主化國家。²⁵這種重大的改變，消除了北葉門保守勢力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疑懼，讓統一的談判可以順利地進行，也讓原定於年底的正式統一之舉提前到五月，搶在東、西德的正式統一之前完成。

統一的葉門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政府，是由原北葉門廿五人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與南葉門十七人組成的最高主席團的聯席會議，選舉原北葉門總統沙立赫為總統，原南葉門執政黨社會黨秘書長畢德赫（Ali al-Biedh）為副總統，並與其他三位政要組成五人總統會議（Presidential Council），作為新國家的最高統治機關。沙立赫總統並邀請原南葉門的虛位總統阿塔斯（Haider al-Atlas）擔任兩國統一後的國務總理，²⁶阿塔斯隨即提出卅九人組成的內閣名單，經沙立赫總統任命公佈之。此內閣為一看守內閣，第一次全國大選定於一九九二年舉行，選舉第一屆國會。²⁷統一之後的兩國軍隊，被原政府要求效忠於新成立的葉門共和國政府，放棄對原來分立的南、北葉門的效忠。統一之後的葉門共和國首都設於原北葉門的首都沙那市，但是原南葉門首都亞丁港是新國家的經貿、金融與商業重心。²⁸

²³ Jean Guéyras, "South Yemen, Security and Reconstruction," *Le Monde*, January 22, 1988, p. 35.

²⁴ 同註²³。

²⁵ 自由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第十一版。

²⁶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90, p. A3.

²⁷ *Arab News*, May 26, 1990, p. 4.

²⁸ *Arab News*, May 23, 1990, p. 1.

四、結 論：問題與展望

葉門共和國的地方事務，在目前仍然由許多傳統的部落酋長與宗教領袖所主宰，許多部落酋長甚至擁有數以萬計的私人軍隊，²⁹對新國家的凝聚力構成很大威脅。南、北葉門統一目前只是一種政治的新發展，但是這種政治發展對傳統的社會結構並不發生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傳統的社會結構，也不致發生太大的改變。但是兩葉門統一是一雙方較前進的勢力的結合，所以可能對傳統部落勢力有較大的抑制力，這些傳統部落勢力也相對減弱。值得注意的是葉門統一前有政局不穩的傳統，政治上的內亂、暗殺、政變等層出不窮，有可能在未來成爲葉門共和國內政之一大困擾。

在外交上，沙烏地阿拉伯挾着雄厚的石油資源與財力，仍然是半島上的主要勢力，也是葉門共和國的最大外交考量點。以往由於北葉門非常依賴沙國的財政支援，沙國可以透過財政援助的操控對北葉門內政加以高度的干涉，因此沙烏地阿拉伯與北葉門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經常在友好與破裂之間游離，使北葉門之獨立建國備嘗艱辛。雖然統一後的葉門可藉石油的開發達到財政獨立的目標，但是在石油尚未大量開採，而且債台仍然高築的情況下，沙烏地阿拉伯在半島上仍然居於支配者的地位。沙國改變初衷，同意葉門統一的因素，一方面是南葉門的政策改變，不再採用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則是沙烏地阿拉伯本身也逐漸趕上國際大環境和解的潮流，願意修正堅決反共的立場，和中共、蘇聯建立官方的外交關係。沙國支持葉門統一的政策，有助於它與新的葉門共和國之間的相處。但是由於沙國與葉門之間不愉快的過去，葉門可能還會對沙國心存戒心。

波斯灣危機發生之後，葉門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芥蒂便清楚的浮顯出來。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其它小酋長國因爲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關係，和美國、埃及等國家緊密的結合成反伊拉克聯盟，對伊拉克展開譴責、杯葛、禁運等懲罰措施，並接納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的大量陸空部隊，希望利用各種強大的壓力，將伊拉克的佔領軍逐出科威特。但是因爲葉門與波斯灣各酋長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對西方部隊進駐沙國的行動感到不安，因此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立場便顯然不一致。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六七八號對伊動武的決議案中，葉門的代表便反對該議案。而且在波斯灣危機的處理上，葉門一直和伊拉克站在同一陣線上，反對西方勢力進入中東地區，並堅持巴勒斯坦問題的一併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對葉門的不合作態度，則以驅逐葉門工人和切斷石油供應作爲報復，使葉門經濟

airiti

蒙受損失。

南、北葉門的統一的確為世界上幾個分裂國家提供一個統一實例，其統一過程與未來實驗的成敗，甚值得我國加以密切觀察，以記取其經驗與教訓。惟南、北葉門與中國分裂的現實情況相去甚遠。南、北葉門原為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國力、領土、人口、資源之差異不若台灣與中共之懸殊，互不聲稱擁有統治對方的權利，彼此沒有很深敵意，而且統一是在基於對方人民利益的考量而做的決定，而不是將本身的政治、經濟制度強加於對方的行為。尤其南葉門志願放棄共產專政與經濟控制，實行開放自由，為統一付出代價，顯然與中共視我為地方政府、不願放棄武力犯台、堅持社會主義專政的立場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南、北葉門之間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高層官方接觸頻繁，以平等相待之基礎，規劃統一的進程，與中共在國際社會上處處杯葛我國正當交往活動的行為大有不同。因此，南、北葉門統一的模式是否為值得我國學習的樣板，是一值得加以深思的事。

*

*

*